

出国留学是学习外国文化的捷径，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但是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由于中国在已知的范围内（主要是东亚地区）一直拥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逐渐形成了高人一等的“天朝上国”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开化或半开化的，只有它们向中国学习的道理，绝无中国向它们学习的道理，自然不会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种形势下，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这一新鲜事物应运而生，而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容闳。

容闳（1828—1912）是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幼年入澳门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1847年随校长布朗赴美国留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毕业生。毕业后，容闳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爱国之心回到中国，决定“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指容闳自己）同样的教育”的“目标”。（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页。这是容闳的回忆录，旧译《西学东渐记》）但是当时的中国没有为他提供条件，他的美好愿望并未很快实现。

1863年，他被邀入曾国藩幕府，随即被曾国藩派往美国为筹建中的江南制造总局购买机器，回国后一度在江苏巡抚衙门担任译员，但他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教育计划，曾通过洋务派骨干、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总理衙门大臣、洋务派官僚文祥提出他的教育计划。具体建议是：“选派青年往外国留学，接受完善之教育，以为国家服务。可先试行派遣120名学生。这120名可分为4批，每批30人，逐年派送一批。留学期限可定为15年。平均年龄以12至14岁为限。如第一批及第二批学生证实确有成效，以后可派遣中文教师随同出国，以便留学生在美国仍能学习中文。并需委派监督2人，管理学生一切事宜。政府可由上海关税中抽拨数成作为留学生经费。”（同上，第98页）教育计划包括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数量、派遣方法、留学期限、学生年龄、管理方式和经费来源，可谓十分周详，切实可行。但是，不知何故，此事没有下文。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4人前往处理，容闳作为丁日昌的随员和中方翻译一同前往。借此机会，容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他的教育计划，立即得到曾国藩的赞同，经与李鸿章反复协商，1871年9月，曾、李联合上奏清廷获准，基本上采纳了容闳的计划。根据丁日昌的建议，曾国藩奏准以刑部主事陈兰彬和容闳为正、副监督，负责幼童留学事宜。

容闳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

由于是初次向国外派留学生，招生工作十分艰难，经容闳多方奔走才招够。经过短期的国内培训，第一批幼童30人于1872年8月12日从上海放洋赴美，到1875年，4批120名幼童顺利派赴美国。幼童开始被安排在美国居民家中，容闳请求清政府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建立了出洋肄业局大楼，意在“要使这个肄业局尽可能地在美国扎下根，使中国政府对这一行动无法再作退缩”。（同上，第107页）大楼内设大课堂、卧室、餐厅、浴室和监督、教员的办公室。幼童们在美国表现良好，耶鲁大学校长波特等美国教育界人士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高度评价说：“这些青年大都勤恳学习，在指定课业方面，以及对美国语言、思想、艺术及礼俗等方面的知识都有极大进步。他们都是品德高尚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他们的举止彬彬有礼，风度文雅，所到之处，无论家庭、学校、城市或乡村，都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祖国建立了友谊。他们无负于他们的家庭和国家所寄予的信任。他们在异国的表现是杰出的。”（同上，第119—120页）1876年，美国举行独立一百周年纪念博览会，幼童的作业在会上展出，幼童们还受到美总统的接见，曾赴会的中国人李圭在会上与幼童们攀谈后，认为幼童们“吐属有外洋风派”，“言皆简捷有理，心甚爱之”，对他们的作业也评价很高。（李圭：《环游地球新录》）

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加之美国正掀起排华浪潮，留美幼童还没有完成学业，清政府便在1881年决定撤回留美幼童，容闳竭力阻止，运动美国教育界人士甚至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和前总统格兰特出面向清政府请求，终未成功。9月，94名幼童回到中国，其他26名，除个别病故和中途回国外，均告长假不归。回国时，他们大多还在接受基础教育，只有两人得到学士学位，其中一人即后来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他们回国后，被分配在上海电报局、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等洋务企事业单位中，或工作，或继续学习，后来从事的工作多种多样，有不少人担任了工程师、铁路局长、大学校长、高级外交官、海军将领等重要职务。毋庸置疑，这批留学生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幼童留美计划尽管中途夭折，但是意义重大，它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活动，开启了此后中国人大规模留学海外的先河，开辟了中国培养新式人才的新途径。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留学海外，并且在20世纪初相继形成留学日本和留学欧美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本栏编辑／程晓松